

文章達德錄

綱領二

和書門類

和書門類		二六六一四號	七四函	一	六册
		二六六一四號	七四函	一	六册

內閣文庫	和書類	二六六一四號	六册	三〇七函
內閣文庫	和書類	二六六一四號	六册	三〇七函

詩集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26614
册數	6 (2)	
函號	207	85

0 1 2 3 4 5 6 7 8 9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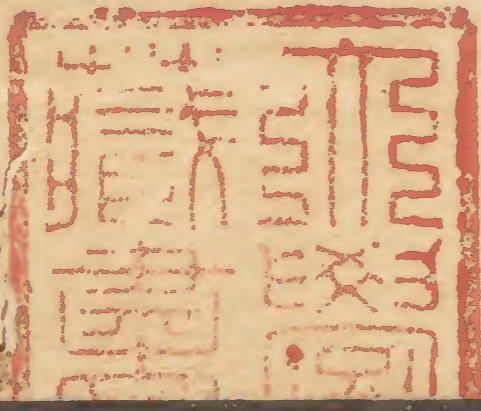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G Y M

© Kodak, 2007 TM: Kodak





文章達德綱領卷之二

淺草文庫

入式外錄

抱題章法

布置句法

篇法字法

抱題

允養題氣之法澄神靜慮將題中此意此景此
情此事一一由根生榦由榦生節生枝生葉生
花有則不可脫漏無則不可強生默存於胸中
使之融化與吾心為一則此題此氣肅者凜然
壯者巍然清者冷然和者溫然奇者屹然麗者
爛然古者澹然遠者廓然一片真境了然如身

履目擊其間更加詳察而研窮之鼓舞之則須
更本然之氣油然而自在文思自然流動充滿而
不可遏矣此氣既生擇其精而不僻新而不尖
者而淘之汰之瀟之漉之而吾文得之矣切不可強作氣不能充而強作之則昏而不可用所
出之言客氣浮詞非文也氣之變化無方當以

此例推之

於式
歐冶

文式

肅 朝廷宗廟聖賢道德之題 肅者凜然

壯 大山長河軍師豪傑之題 壯者巍然

清 風月幽邃隱逸神仙之題 清者冷然

和 歡樂美平通人達士之題 和者溫然

奇 山川高士俠客鬼神之題 奇者屹然

麗 都邑宮苑富貴羨人之題 麗者爛然

古 覽古搜去古人雅勝之題 古者澹然

遠 登眺高遠志士功業之題 遠者廓然

命辭固以明理為本然自濂洛關閩諸子闡明
理學之後凡性命道德之言雖孔門弟子所未
聞者後世學士皆得誦習若不顧文辭題意槩

以場屋經訓性理之說施諸詩賦及賦送雜作之中是豈謂之善學也哉

辨體

福堂李先生云題目有病處切須回護如子謂武未盡善周公未盡仁知不善回護便小了聖人又漢唐君臣互有得失先包容抑揚予奪或始揚而終抑或始奪而終予貴得其當也

一貫

為文八格

一貫

褒美

於帝王聖賢道全德備者用此結

攻擊

於異端奸邪狀正亂真者用此結

評品

用於善惡是非優劣雜見一題者

抑揚

就一人一事上用之法見前

回護

法見前

追相

或因今思古或援古証今

推明

性情義理奧妙純精必推明之

考詳

天地古今名物度數須考詳之

作世外文字須換過境界

精義

莊子寓言之類 是空境界文字

靈均九歌之類 是鬼境界文字

宋王招魂亦然

子瞻大悲閣類 是佛境界文字

魚統冠頌是自楞嚴經末

芙蓉城黃鶴樓 是仙境界文字

惟退之則不然一切以正大行之未嘗造妖捏恠此其所以不可及也

文字貴相題廣狹晦庵先生文字如長江大河滔滔汨汨動數千萬言而無不足及作六君子贊人各三十二字盡得以描畫其平生無欠無餘謂相題而施者也

張伯玉作六經閣記六經閣諸子史集在焉不

書尊經也亦是起句發意但以下筆力差乏歐陽永叔豐樂亭記之類是畫出太平氣象

尊題法

書生作文務強此弱彼謂之尊題至於品藻高下亦略存公論可也白樂天在江州聳商婦琵琶則曰豈無山歌與林笛嘔啞嘲晰難為聽今夜聳君琵琶語如聽仙樂耳暫明在巴峽聳琵琶云絃淨撥刺語錚錚背却殘灯就月明賴是無心惆悵竟不然爭奈子絃聲至其後作霓裳

羽衣歌乃曰湓浦但聽山魃語巴峽唯聽杜鵑
哭乍賢乍佞何至如此之甚乎韓退之羨石鼓
之篆有義之俗書趨嫵媚之語亦強此弱彼之
過也葛常之韻語陽秋
文字有反類尊題者子瞻秋陽賦先說夏潦之
可憂却說秋陽之可喜絕妙若出文選諸人手
則通篇說秋陽斷無餘味矣

題常則意新意常則語新 麗澤文說

原題

原題正咽喉之地推原題意之本原皆在於此
若題下無力則一篇則知前輩多設譬喻起
近歲頗無定格或設議論或便說題目或使譬
喻而便故事為多要之皆欲講明主意而已主
意分明則為得體

講題

講題謂之論腹貴乎圓轉議論備講一題之意
然初入講處要過度精密與題下渾然使人讀
之不覺其為講題也方是高人手段若講與題

下作兩載去則近乎古矣常疑陳公武章公類
論未掌有腹但題下便是講題此正二公高處
但人不知其入講耳近鄭公昉亦從題下使說
云大類講題而正講規模則隱然不易此正要
仔細玩味將他所長較我所短則文字自然加
進大允講題實事處須是反覆鋪叙方得句語
圓轉然論腹正如回通五達之衢最無繩墨須
時時繳歸主意方得緊切如小兒隨人入市數
步一回顧則無至路矣若一去不復反則人與

兒兩失矣初學論者最宜加審至習孰縱橫則
不在是

認題

允作論之要莫先於體認題意故見題目必詳
觀其出處上下文及細玩其題中有要緊字方
可立意蓋看上下文則識其本原而立意不差
知其要切字則方可就上面着工夫此最作論
之關鍵也

破題

允破題爲論之首一論之意皆涵蓄於此尤當
立意詳明句法嚴整有渾厚氣象則觀者不敢
以輕視之前輩謂主司看文如走馬看錦論之
去取實繫於破題蓋破題不佳則後雖有過人
之文亦不復看也近日名公破題甚得法宜細
觀之

抱題十法

文式
歐冶

開題

以題中合說事逐一分析開寫於篇中各

間架內次其先後所宜逐一說盡或以意
化之或以情申之或以實事紀之或以故
事彰之或以景物叙之一篇之內變換雖
多句句切題此初入門徑路爾

合題

亦以題中合說事逐一開寫却將已意融
會作一片一口氣道盡然忌直率却於間
架內要意思曲折此高於開題者也

括題

只取題中緊要一事作主意餘事輕輕包
括見之此最捷徑

影題

並不說正題事或以故事或以他事或立
議論或換傍題目而不著迹題中合說事
皆影見之此變態最多

引題

別發遠意使人不知所從來忽然引入題
去却又親切痛快此要筆力似影題而實

異也影題從題中來此題自題外來
超題

將題目熟誦冰之使胸中融化消釋盡將
題目中粗語掃去取精粹微妙之意作成
文章超出題外而不離題此作文之極功
也

反題

題目或悖義理則反其意說之

救題

題目或悖義理而以強詞奪正理解救之
蹙題

題繁蹙其文使其甚簡而不漏脫題中一
事

愆題
題虛無可說引衍其意使甚多而無一字

題外来

此類皆屬外來之詞中無一字與題相
關

布置

鋪叙
分間

排布
間架

起結

過接

轉換

允遇題目須先命意大意既立又須區處如何
起如何兼接如何收拾此之謂布置

蘓伯衡述
文法

下筆之時且須專心冥思一篇大槩已具於胸

中方可措辭又當一鼓鑄成方可觀也若逐段

逐句而為之則非所以為文矣

述文法

林執善云作文當如文與可畫竹皆先有成竹

於胸中若胸中無一篇成說逐步揣摩旋生議

論安有渾成氣象

一貫

山谷嘗曰文章必謹布置每見後學多告以原道命意曲折後以此槩求古人法度如老杜贈尋見素詩布置最得正體如官府甲第廳堂房室各有定處不可亂也韓文公原道與書之堯典蓋如此

柯維騏曰班固燕然山銘遂字然後字於是字鋪叙得法班馬文字只在此處看精神

朱子曰問要看文以資筆勢言語須要助發義理曰可看孟子韓文韓不用科段直便說起去

至終篇自然純粹成體無破綻如歐曾却各有一個科段舊曾學曾為其節次定了今覺得要說一意須待節次了了萬說得到得及這一路定了左右更去不得因言陳阜卿教人看柳文了却看韓文不知看了柳文便自壞了如何更看韓文

性理

朱子曰統領商榮以溫公神道碑為餉因命吏約揚道夫同視且日坡公此文說得來恰似山摧石裂道夫聞不知既說誠何故又說一日這

便是他看道理不破處頃之黃直卿至復問若
說誠之則說一亦不妨否曰不用恁地說蓋誠
則自能一問大允作這般文字不知還有布置
否曰看他也只是據他一直恁地說將去初無
布置如此等文字方其說起頭時自未知後面
說甚麼在以手指中間曰到這裏自說盡無可
說了却忽然說起來如退之南豐之文却是布
置某舊看二家之文復看坡文覺得一段中欠
了句一句中欠了字

性理

允文其要目不過作三節而已其間小段間架
極要分明不欲使人見間架之迹蓋意分而語
串意串而語分也

起 頭欲包含一篇大旨貴乎明而緊

中 腰欲曲折周密鋪陳詳盡引用飽滿

欲捷而快

結 尾欲點綴丁寧發送輕快如駿馬駐

大坡

大文一分頭領五分腹小文一分頭領三分

大腹三分頭二分尾

凡六節大小諸文體中皆用之然或用其二或用其三四以至於五六皆可隨宜增減有則用之無則已之若強擺布即入時文境界矣其間起結二法則所必不可無者也貫一

起

貴明切如人之有眉目

兼

貴疏通如人之有咽喉

鋪

貴詳悉如人之有心膂

叙

貴重實如人之有腹臟

過

貴轉折如人之有腰膂

結

貴緊切如人之有足

九法舉而後文體具一貫

起端

以肇之

叙事

以愉之

議論

以廣之

引用

以實之

譬喻

以起之

含蓄

以深之

形容以彰之

過接以維之

繳結以完之

起結

起結二法在作文家最為難事須將韓柳二家諸體文字摘出起結觀其變化手段當自得之非可言傳也 一貫

起法

大槩初入須是要寬緩 歐陽起鳴

唐子西語錄云九為文上句重下句輕則或為上句壓倒歐陽晝錦堂記云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下云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非此兩句莫能兼上句東坡作六一居士集序云言有大而非誇此雖只一句而體勢則甚重下乃云賢者信之眾人疑焉非用兩句亦載上句不起韓退之與人書泥水馬弱不敢出不果鞠躬親問而以書若無而以書三字則上重甚矣此為文之法也

貫一

朱子曰頃有人買得他醉翁亭記藁初說滁
列四面有山九數十字末後改定只曰環滁
皆山也五字而已如尋常不經思慮信意所
作言語亦有絕不成文理者不知如何性理
歐陽五代史贊首必有嗚呼二字固是世變
可歎亦是此老文字遇感慨更精神而今
朱子曰掌聞東坡作韓文公廟碑不能得一
起頭行百十遭忽得兩句云匹夫而為百世

師一言而為天下法下面只是如此掃去性理

起端八法文筌
一貫

叙事 次序事實以發端

設事 本無實事假設次序

原本 或原理之本或原事之本或原

古之始

抒情 據其真情以發事端

冒頭 或就題立說或題外生意

破題 或見題字或切題意

問答

設為問答以發端

頌聖

頌美聖德以發端

或含下文

令下文在此內

或引下文
或喚下文

令下文從此生
令下文與此應

結法

結殺處要得緊而又緊

歐陽起鳴
一貫

止齊云結尾正關鎖之地尤要造語精密遣
文順快蓋精密則有文外之意使人讀之愈
不窮順快則見文力不乏使人讀之而有餘

味

一貫

結尾如第八韻賦相似賦末韻多有警語如
俳優散場相似前輩所謂打猛顛出却打猛
顛入或先褒後貶或先抑後揚或短中求長
或衆中拈一或以冷語結或以經句結但未
稍文字最嫌軟弱更須百尺竿頭復進一步

歐陽起鳴
一貫

遙禹云韓文公爭臣論末句結得極好蘓東
坡作范增論攻得他無逃避處結句乃云增

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
人傑也哉正是學此一貫
結文字須要精神不要閑言語愚按韓文公
獲麟解結云麟之所以為麟者以德不以形
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
哉送文暢序結云予既重柳請又喜浮屠能
喜文辭於是乎書歐公縱囚論結云是以堯
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異以為高不
逆情以干譽皆此法也過秦論守戒亦同麗

衡

澤文說
辨體
脩辭鑑衡

求叔醉翁亭記結云太守謂誰廬陵歐陽修
也此學詩來蘋篇中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精義
一貫

子瞻喜雨亭記結云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
吾以名吾亭是化無為有凌虛臺記結云盖
有足恃者而不在于臺之存亡也是化有為

無精義
一貫

結尾

結尾正論關鍵之地尤要造語精密遣文順快
蓋精密則有文外之意使人窮之而益不窮順
快則見才力不乏使人讀之而有餘味意益不
窮文益有味終篇而三嘆矣人多於結尾之際
才力窘乏則謂論之用工不在於尾故苟簡圓
備此殆未知為論者也凡為論未舉筆之先而
一論之規模已備於胸中凡結尾當如何反覆
如何議論已寓深意於論首故一篇之意在尾
貫串無間斷剗文有餘意而意不盡文至講後

而始思量結尾則意窮而復求意必無是理縱
求得新意亦不復渾全矣此最作論之病學者
不可不察

結尾九法

文筌
一貫

叙事

叙事起叙事終之

設事

設事起設事終之

抒情

據其至情以終不盡之意

會理

規步矩行確然正理

問答

問答起伏折而終之

張大

題之約者張而大之

收斂

題之多者收而斂之

要終

要事之終以結篇意

歌頌

或為亂辭或為歌詩

過接

兼接

看文字須要看他過換及過接處作文章須要

曲折斡旋轉換處須是有力不假助語而自接

連者為上

麗澤文說
一貫

楊慎曰大凡文章兼接處最緊要如人身筋節

處血脉不貫便成痿痺東方朔答客難把時異

事異一句捻收即用雖然一轉起下修身意有

關鍵有起伏

莊子曰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

樸素樸而民性得矣希逸曰其德不離是謂素

樸兩句相曰而下句只用素樸二字接過古文

法也今人之文更無此等法度

過接以結上生下為妙

有順接者

有反接者

有急文接者

有緩文接者

有雙關體接者

有掉頭體接者

有折腰體接者

有蜂腰體接者

有鶴膝體接者

轉換

變化

轉換處須是有力不假助語而自接連者為上

麗澤文說

作簡短文字要轉處多必有意思則可

同上

因精知粗以顯明微亦為文之法也他如常變

古今彼此之屬亦非一端當類之

謝云獲麟解僅一百八十餘字有許多轉換往

復變化議論不窮人能熟讀此等文字筆便圓

活便能生議論

古對韻主聲論

詩經孔解不謂人謂其詩經等文字聲韻圖

論天象論書一可八十餘字首指其聲韻

古今對韻之韻法其一韻法之

四聲成韻及韻法論亦無文之表也

詩經文字聲韻圖之山亦其意韻下

韻法

韻法論其文字不齊整不齊整中齊整

篇法

作文法一篇之中有數行齊整處數行不齊整

處齊整中不齊整不齊整中齊整

麗澤文說
辨體 一貫

精義

或緩或急或顯或晦間用之使人不知其為緩

急顯晦雖然常使經緯相通有一脉過接乎其

間然後可盖有形者綱目無形者血脉也 同上

文字壯者近乎粗子細看所謂眼者一篇中自

有一篇中眼一段中自有一段中眼尋常警句

是也 同上

如何是主意首尾相應如何是一篇鋪叙次第

如何是抑揚開闔如何是警策如何是下句下

字有力處如何是起頭換頭佳處如何是繳結

有力處如何是實體貼題目處 麗澤文說

篇中不可有冗章章中不可有冗句句中不可

有冗字 縉文瑣語辨體

沉隱侯云文章當從三易易見事易識字易讀

誦也 一貫

文字至於辭意俱盡復能於意外得新意者妙

須做過人工夫便做過人之文字 同上

福堂李先生云主意一定中間要常提掇起不

可放過 一貫

一篇不離一字一字不離一篇蓋一即含多多

即入一 同上

文字一意貴在段數多 麗澤文說

散文若作段子恐不流暢 同上

為文先要識主客然後成文字如今作文須是

先立己意然後以故事佐吾說方可蕭氏漫齋語錄

歐陽公曰作文之體初欲奔馳久當攢節使簡

重嚴正時或放肆以自舒勿為一體則盡善矣

辨體

孫元忠朴嘗問歐陽公為文之法公云於吾姪

豈有情只是要熟耳變化之態皆從熟處生也

辨體

東坡曰凡文字少小時須令氣象崢嶸采色絢

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其實不是平淡乃絢爛

之極也辨體

東坡曰意盡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然言止

而意不止尤為極至如禮記尤氏傳可見辨體

元遺山曰文章要有曲折不可作直頭布袋然

曲折太多則語意繁碎整理不下反不若直頭

布袋之為愈也辨體

作文須要血脉貫穿造語用事妥帖前世魏能

文者無不知此辨體續文瑣語

命辭固以明理為本然自濂洛關閩諸子闡明

理學之後凡性命道德之言雖孔門弟子所未聞者後生學子皆得誦習若不顧文辭題意槩以場屋經訓性理之說施諸詩賦及贈送雜作之中是豈謂之善學也哉

薛敬軒曰聖賢之言皆平易易知後世儒者有作禪語以見於文辭者雖曰明理失平易之意矣

讀書錄

又曰人之好諛非特言語為然也而文辭尤甚也素無實德實才而悅人作文辭以諛已而作

文辭者又極口稱譽之彼以諛求此以諛應文詞之弊孰有甚於此乎

讀書錄

熊去非曰文公嘗言制誥是君諛其臣表箋是臣諛其君然則近世士大夫以啓劄相尚無乃交相諛者乎

翰墨全書序

今之志文志大臣則擬跡臯夔志有司則惠愛廉潔直等龔黃劉寵而上之志富家則叙其樂善修禮賙恤貧匱志田舍翁則比類巢由志婦人則行過恭姜竟成套子昔人所謂譽墓之弊

至今日可謂濫觴之極矣唐荆川云今人有數
百兩家當死後必有一張諛墓誌黃勉之蒼山
陰戴嶽書云今之世自王公而下其淫惡滔天
孱細屠販之輩不爲少矣其死莫不有銘其銘
莫不稱述其善所以然者不過少爲金帛之捐
而稱爲達官通儒者乃耳心俯氣贊贊揚揚而
而不已此無他天下人心同趨於利而善惡不
明故也夫以堯舜之世尚有凶人而茲時何時
乃比屋而可封也其知言哉故志文非人品最

高有合於公論者不當

皇明文則
凡例

文集之序愈趨愈妄如何仲默謂獻吉振大雅
超百世書薄子雲賦追屈原王子衡云執符於
雅謨遊精於漢魏思入玄而調寡和如鳳矯龍
變人罔不駭其異劉儲秀序康對山之文曰驅
馳屈宋凌鑠班馬康對山叙王敬夫之文則以
叙事似司馬子長而不屑於言語之末議論似
孟子輿而能從容於抑揚之際至其曰懷陳致
寫景道情則出入乎風雅騷選之間而振迅於

天寶開元之右千載以來止一屈一馬何至今

日屈馬之比也又以孟子例於詞章其稱揚

過情言之妄且誕亦極矣皇明文則凡例

堯典命義和云云說見讀書

禹貢簡而盡云云說見讀書

詩惟生民一篇云云說見讀書

孔穎達曰詩章之法不常厥體文則一貫

或重章共述一章采繁之類

或一事疊為數章其棠之類

或初同而未異東山之類

或首異而未同漢廣之類

或事訖而更申既醉之類

或章重而事別鳴鶴之類

或隨時而改色何草不黃之類

或回事而變文文王有聲之類

或一章而再言采芣芣之類

或三章而一發賓之初筵之類

篇有數章章句衆寡不等章有數句句字多

少不同包括詩體孰踰此說故特取焉 文則

孟子公孫丑下篇首章起句謂天時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下分三段第一段說天時不如
地利第二段說地利不如人和第三段專說人
和而歸之得道者多助一節高一節此自是作
文中大法度也 精義一貫

莊子堯觀乎華之一段林希逸曰上言壽富多
男子下却倒說壽既在後其辭又多此亦文之
機軸也 莊子口義

文章有首有尾無一言亂說觀少游伍拾策可

見 呂氏童蒙訓

文字有終篇不見主意而結句見主意者賈誼
過秦論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韓退之守戒
在得人之類是也

史記終篇惟作他人說末後自己只說一句子
瞻表忠觀碑之類是也介甫以為諸侯王年表
非也 精義

昌黎送李愿歸盤谷序終篇全舉愿說話自說

只數語其實非愿言此又別是一格式

有設問以成篇者如韓昌黎爭臣之類是也屋場

準繩

有設辭譬喻者如呂東萊論鄭伯克段之類是

也同上

有直數其事者如歐陽公朋黨論之類是也同上

有破題起如歐陽公縱囚論之類是也同上

有立兩柱貫一篇者如蘇老泉春秋論之類是

也同上

有一反一正設者如東坡之始皇扶蘇論之類

是也同上

有引起書句而入政事者如東坡之荀卿論是

也同上

有將一字立意貫一篇者如東坡之留侯論用

一忍字之類是也同上

有一字用於一篇之內二三十出不覺其煩者

如韓昌黎送孟東野序之鳴字蔡九峯書集傳

序之心字等類是也同上

有前屢託辭說來說去一句收拾來正主意上
來者如昌黎應科目時與人書之類是也同上
有廢賤者如昌黎爭臣論之類是也同上
李邦直勢原只一勢字法原只一法字衍出數
千言所謂一莖草化作丈六金身者惜文字斷
續然亦是一法

唐代宗時有晉州男子郇謨者上三十字書條

陳利害一字是一件字如團字是說團練使之類謨自知之

它人不諭也吾謂世之作文務要崎嶇隱奧辭

不足以達意者皆郇謨之徒也精義

文章有短而轉折多氣長者韓退之送董召南

序王介甫讀孟嘗君傳是也有長而簡直氣短

者盧襄西征記是也謝疊山云范文正嚴先生

祠堂記字少意多文簡理詳有閔世教非徒文

也葉水心云為文不閔世教雖工何益晦菴亦

云胡文定父子最不輕下人獨服此記一貫

張伯玉作六經閣記六經閣諸子史集在焉不

書尊經也亦是起句發意但以下筆力差之精義

文章軌範

謝疊山選
鄒東廓續

放膽文

九學文初要膽大終要心小由麤入細由俗

入雅由繁入簡由豪宕入純粹此集皆麤枝

大葉之文本於禮義光於世事合於人情初

學熟之開廣其曾襟發舒其志氣但見文之

易不見文之難必能放言高論筆端不窘束

矣

不與與干襄陽書

韓文公

後二十九日復上宰相

書

同上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同上

上張僕

射書

同上

與陳給事書

同上

後十九日復

上宰相書

同上

應科目時與人書

同上 荅

陳商書

同上

送石洪處士序

同上

送溫處

士赴河陽軍序

同上

送楊少尹序

同上

送高閑

上人序

同上

送殷負外使回鵲序

同上

原毀

辨難攻擊之文雖屬聲色雖露鋒鋦然氣力雄

健光燄長遠讀之令人意強而神爽初學熟此

必雄於文千萬人場屋中有司亦當刮目

爭臣論韓文公 諱辨同上 桐葉封弟辨柳柳

與韓愈論史書同上 晉文公守原議同上

朋黨論歐陽公 縱因論同上 春秋論同上

小心文

議論精明而斷制文勢圓活而婉曲有抑揚有頓挫有擒縱場屋程文論當用此樣文法

先暗記侯王兩集下筆無滯礙便當讀此

管仲論蘓老泉 高祖論同上 春秋論同上 范

增論蘓東坡 晁錯論同上 留侯論同上 秦始

皇扶蘇論同上 王者不治夷狄論同上 荀

卿論同上

此集文章占得道理強以清明正大之心發英華果銳之氣筆勢無敵光燄燭天學者熟之作經義作策必擅大名於天下

原道韓昌黎 與孟簡尚書書同上 上范司諫

書歐陽公 上田樞密書蘓老泉 潮列韓文公廟

碑蘓東坡 上高宗封事胡澹庵

此集皆謹嚴簡潔之文場屋中日晷有限巧

遲者不如拙速論策結尾略用此法度主司亦必以異人待之

師說韓文公獲麟解同上雜說上同上雜說

下同上送董邵南序同上送王含秀才序

同上答李秀才書同上送許鄆列序同上

贈崔後列序同上送薛存義序柳列讀李

翱文歐陽公讀孟嘗君傳王荆公五大之

此集才學識三高議論閎世教古之立言不朽者如是夫葉水心曰文章不足閎世教雖

工無益也人能熟此集學進識進而才亦進矣

前出師表諸葛武侯大唐中興頌序元次山送浮

屠文暢師序韓文公柳子厚墓誌同上書箕

子廟碑陰柳柳嚴先生祠堂記范文正公岳陽

樓記同上袁列學記李太伯跋紹興辛巳親

征詔草辛稼軒書洛陽名園記後李文叔

韓文公蘇東坡二公之文皆自莊子覺悟此集可與莊子並驅爭先

歸去來辭

陶靖節

祭田橫墓文

韓文公

送孟東

野序

同上

送李愿歸盤谷序

同上

阿房宮

賦

杜牧之

上梅直講書

蘇東坡

三槐堂銘

同上

表忠觀碑

同上

前赤壁賦

同上

後赤壁賦

後赤壁賦

同上

一篇崖略

同上

意思

議論

欲的當

理致

欲純粹

條理

機軸

欲明白

文彩

欲絢煉

字面

節奏

欲鏗鏘

轉搨

欲和動

始終

貴平

易而忌淺露

貴含蓄

而忌艱澁

三十一

貴正大而忌突兀

貴豐瞻而忌冗長

貴委曲而忌小巧

貴妥帖而忌直致

貴貫串而忌斷續

凡文禮雖衆其意之所從來必由於四者而出故立意之法必依此四者而求之各隨題之宜以一為主而統三者於中

凡文無意則粗無景則枯無情則誣無事則

虛故立意之法必兼四者

文式
改治

意 凡議論思致曲節皆意也意以理為

景 凡天文地理物象皆景也景以氣為

情 凡喜怒哀樂皆情也情出於意則切

事 凡實事故事皆事也事出於景則真

文章辭旨也

文章猶有理詞狀

第一本事實事本事者認題也

第二原情原情者來意也

第三擬理擬理者守正也

第四按例按例者用事也

第五斷決斷決者結題也

五者備矣詞貴簡切而明白

章法

夫樂奏而不和樂不可聞文作而不協文不可

誦文協尚矣是以古人之文發於自然其協也

亦自然後世之文出於有意其協也亦有文則

貫一

書曰任賢勿二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

熈

易曰乾剛坤柔比樂師憂臨觀之義或與或

求

乾坤卦中多自然成韵者

禮曰玄酒在室醴醑在户粢醎在堂澄酒在
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
脩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
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
美天之祐之文也亦意其誠也亦亦意其
若此等語自然協也
夫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
平

詩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

文陪無鄉

二者皆倒上句又協之一體

楊子法言曰堯舜之道皇兮夏殷周之道將

兮而以延其光兮

讀之雖協而典誥之氣索然矣

詩書之文有若重複而意實曲折者

又詩曰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

之人兮

此思賢之意自曲折也

又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

詩此考古之意自曲折也

書曰眇眇予未小子

此謙托之意自曲折也

又曰孺子其朋孺子其朋

此告戒之意自曲折也

文有交錯之體若纏糾然主在析理理盡後已
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

茲在茲

莊子曰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

之非指也又曰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

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

荀子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之利

也利而後利之不如利而不利者之利也

國語曰成人在始與善始與善善進不善蔑

由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善亦蔑由至矣

穀梁曰人之所以爲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

何以爲人言之所以爲言者信也言而不信
何以爲言信之所以爲信者道也信而不道
何以爲道

此類多矣不可悉舉言即莊子而法之則
文斯邃矣

文有上下相接若繼踵然其體有三

其一曰叙積小至大
中庸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
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

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
地參矣

此類是也

其二曰叙由精及粗

莊子曰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
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
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
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
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

此類是也

其三曰叙自流極原

大學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
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
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
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

此類是也

有順下者

論語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

之者

大學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
能安安而右能慮慮而后能得古之欲明明

德於天下者

云

二節亦同
有逆上者

周子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

愚嘗因韓子之文而變之曰舜蓋得之堯也
禹蓋得之舜也湯蓋得之禹也文武周公蓋

得之湯也孔子蓋得之文武周公也孟氏蓋得之孔子也不識千載而下亦有得之於孟氏者乎亦是法也有排比者與句法用一類字相似

謝疊山曰韓公原道一段連下十七箇為之字變化九樣句法起伏頓挫如層峯疊巒如驚濤怒浪讀者快心暢意不覺其下字之重疊此章法也

退之畫記云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戴兵立

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自此以下九記人數者蓋取書顧命二人萑舟執惠四人萑舟執戈上刃一人冕執劉一人冕執斨一人冕執瞿一人冕執鉞之法也此與用字一類不同姑附于此示退之文不妄作也

文有數句用一類字所以壯文勢廣文義也然皆有法韓退之為古文霸於此得法尤加意焉如賀冊尊號表用之謂字蓋取易繫辭畫記用者字蓋取考工記南山詩用或字蓋取詩北山

悉載於後孰謂退之自作者哉用一類字不可
徧舉采經子通用者志之可觸類而長矣文則貫

可法

文齊考工記曰故可規可方可水可縣可量可

不同權

人是表記曰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

人禁殺

不為法人禁殺蓋取書命二人若食時惠四

皆十易說卦曰乾為天為園為君為父為玉為

金為寒為水為大赤為良馬為老馬為瘠

馬為駁馬為不果

莊子曰形就而入且為顛為滅為崩為蹶

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

似法

莊子曰似鼻似耳似拊似圈似臼似注者

似汚者

如法

書牧誓曰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

部

有法

禮器曰有直而行也有曲而殺也有經而
等也有順而討也有漸而播也有推而進
也有放而文也有放而不致也有順而據
也

樂師曰有敔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
于舞有人舞

孟子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

幼有序朋友有信

左氏傳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

類

無法

尤氏傳曰無始乱無怙富無特寵無違同
無敖禮無驕能無復怨無謀非德無犯非

義

曰法

書洪範曰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

五曰土

周禮九次叙其事皆類此一法也

書洪範曰日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

曰悔

周禮小胥曰日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

頌

周禮大宗伯曰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

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

此類不言數又一法也

之法

易說卦曰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

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

坤以藏之

孟子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

老子曰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孰

之養之覆之

其法

易繫辭曰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肯

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
樂記曰其哀心感者其聲嘒以殺其樂心
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
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
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
此雖每句用其字而二句以見意又一
法也
以法
大司樂曰以致鬼神以和邦國以措萬民

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
周禮此法極多今不備載

奚法

莊子曰奚為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

樂奚惡

必法

考工記曰容鼓必直陳篆必正施膠必厚
施筋必數月令曰秫稻必齊麩蘖必時湛
熾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

或法

詩北山曰或燕燕居息或盡悴事國或息
偃在床或不已干行或不知叫號或慘慘
劬勞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或湛樂飲
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為
退之南山詩云或連若相從或蹙若相闕
或妥若弥伏或竦若驚雉或散若瓦解或
赴若輻輳或翩若船遊或決若馬驟
此句稍多不能備載皆廣北山或字法

而用之也

老子曰九物或行或隨或歔或吹或強或
羸或載或隨

或一法也

乃法

詩曰乃慰乃止乃允乃右乃疆乃理乃宜
乃畝

實法

詩曰實方實苞實種實稷實發實秀實堅

實好實穎實栗

侯法

詩曰侯主侯伯侯亞侯旋侯疆侯以

斯法

檀弓曰人喜則斯陶陶斯味味斯猶猶斯

舞舞斯愠愠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

矣

而法

考工記曰清其灰而盪之而揮之而沃之

而盪之而塗之而宿之

莊子曰而容崖然而目衝然而穎頰然而

口闕然而狀義然

則法

中庸曰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

則變變則化

者法

考工記曰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鱗者

又曰以脰鳴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

鳴者以股鳴者以曾鳴者

莊子曰激者謫者叱者吸者叫者譟者突

者咬者

韓退之畫記云行者牽者奔者陟者降者

中凡此用者字其原出於考工記因用莊

頃子法也

也法

中庸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

體群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

懷諸侯也

周易雜卦一篇全用也字又不可盡法

然法

荀子曰儼然壯然棋然藎然恢恢然廣廣

然昭昭然蕩蕩然

兮法

荀子曰井井兮其有條理也嚴嚴兮其能

敬已也分分兮其有終始也馱馱兮其能

長久也樂樂兮其執道不始也炤炤兮其

用知之明也修修兮其用統類之行也綏
綏兮其有文章也熙熙兮其樂人之臧也
隱隱兮其恐人不當也

乎法

禮運曰洞洞乎其敬也屬屬乎其忠也

勿乎其欲其饗之也

然然莊子蓋廣此法而用之

莊子曰與乎其觚而不堅也張乎其虛而
不華也邴邴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

乎濔乎進我色也與乎止我德也厲乎其
似世乎警乎其未可制也連乎其似好門
也悅乎忘其言也

焉法

祭統曰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
見父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疏之
殺焉見爵賞之施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
典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下之際焉
學記曰截焉脩焉息焉游焉

三年問曰翔回焉鳴號焉踳躪焉踳躪焉
矣法之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
之莫矣之命焉良貴之命焉良賤之命
矣此雖每句用矣字而上下之意相關
焉詩六月序曰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
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
棣廢則兄弟缺矣下皆類此不能悉載

曾是法

詩曰曾是強禦曾是掎克曾是位曾是
在服

方且法

莊子曰方且本身而異形方且尊知而火
馳方且為緒使方且為物統方且四顧而
物應方且應象宜方且與物化
于時法

詩曰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

語語下節與夫子之言意亦不異言言下節
得其法

仲尼燕居曰宮室得其度量鼎得其象味
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式鬼神得其饗
喪記得其哀辨說得其黨宮得其體政事
得其施

謂之法

易繫辭曰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
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

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
入民咸用之謂之神易言不意曰其得之
九經子傳記用此多矣故不悉載焉
之謂法

易繫辭曰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
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
謂神易言不意曰其得之
韓退之賀冊尊號表云臣聞體仁長人之

謂元發而中節之謂和無所不通之謂聖
妙而無方之謂神經天緯地之謂文戡定
禍亂之謂武先天不違之謂法天道濟天
下之謂應道
蓋取易繫辭二階大業日新之階
得之法

莊子曰徭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羲得之
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
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崑崙馮夷得之

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大山黃帝得之
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
以之法

仲尼燕居曰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
以之閨門之內有禮故三族和也以之朝
廷有禮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獵有禮故戎
事閑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
以之法

禮運曰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修

之以孝紀之以義終之以仁
可以法

論語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
月令曰可以登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外
山陵可以颺臺樹
莊子曰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
以盡年

足以法
易曰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

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

中庸曰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
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
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
不以法

尤氏傳曰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
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
而不法

尤氏傳曰直而不撝曲而不屈通而不偏

遠而不倨曲而不屈復而不厭哀而不愁
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宜施而不費
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

未掌法

不家語曰未掌知哀未掌知憂未掌知勞未
掌知懼未掌知危

有若法

書曰有若虢叔有若閔天有若散宜生有
若秦顛有若南宮括

存乎法

易繫辭曰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

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

震無咎者存乎悔

所以法

莫禮運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

國所以列地利也祖廟所以本仁也山川

所以儼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

知所以法

中庸曰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修身則知
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
國家矣國之於民猶水之於魚也水涸則魚亡國亡則民散故君子必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而求末則民散而國亡矣
莫大乎法祭帝於郊報天於壇報地於壝報風於廟報雨於澤
易繫辭曰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
四時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
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
乎聖人曰復貴類者言其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
於是乎法

國語曰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
於是乎生事之供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
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龐純固
於是乎成

此長字與似用者感亦長字故遂或為國
然長字主筆之為命亦長字亦味亦辨亦
此圖畫曰之命之象也故長字出月之香然

句法造語

學文切不可學恠語且先明白正大務要十句
百句只作一句貫事意脉說得通處儘管說得
去說得反覆場廼自然住所謂行乎其可當行
止乎其可當止真作文之大法也
精義
辨休
司馬子長一二百句作一句下更點不斷退之
三五十句作一句下子瞻亦然初不難學但長
句中轉得意去便是好若一二百句三五十句
只說得一句事則冗矣
精義
一貫

卷之二

五十四

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長短
 有法不可增損其類是哉 文則
 三檀弓文句長短之法 百句三五十句
 長句法 二百句
 五中其母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
 去給於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王者乎
 百句只苟無禮義忠信誠懇之心以蒞之
 學文四費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 要十句
 句短句法

華而皖

立孫
 厭溺

春秋主於褒貶詩則本於義刺立言之間莫
 不有法 文則

春秋文句長者踰三十餘言短者止於一
 言

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
 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父曹公子首及

齊侯戰于鞍此類長句

螽此類短句

詩之文句長者不踰八言短者不減二言

表我不敢效我反自逸此類八言

不齊肇種此類二言

有由長入短者有由短入長者有長短錯綜

者此等句法用之者多不能盡錄一貫

辭以意為主故辭有緩有急有輕有重皆主乎

意也

左氏傳曰韓宣子曰吾淺之為大夫也

其辭則緩

孟子曰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

哉

其辭則急

左氏傳曰狼躡於是乎君子

其辭則輕

論語曰謂子賤君子哉若人

其辭則重

鼓瑟不難難於調弦作文不難難於鍊句檀弓
之文鍊句益工衆之家語其妙觀矣

遇負杖入保者息

家語遇人入保負杖者息

皆死焉

家語曰奔敵死焉

比御而不入

家語曰可御而處內

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

家語曰南宮縚之妻孔子之兄女喪其姑

予惡夫涕之無從也

家語曰吾惡夫涕而無以將之

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

家語曰仲子亦猶行古人之道

夫子爲弗聞也者而過之

家語曰夫子爲之隱佯不聞以過

遂命覆醢

家語曰遂令左右皆覆醢

死不如速朽之愈也

家語曰死不如朽之速愈

若魂氣則無不之也

家語曰若魂氣則無所不之

家有偏傍故文有取偏傍以成句字有音韻故文有取音韻以成句皆所以明其義也

周禮曰五人為使

中庸曰誠者自成也

祭統曰銘者自名也

表記曰仁者人也

孟子曰征之為言正也

莊子曰庸者用也

凡此皆取偏傍者也

易曰嗑者合也

鄉飲酒儀曰秋之為言愁也

又曰冬中也

樂記曰樂者樂也

孟子曰校者教也

揚子曰禮以體之

凡此皆取音韻也

倒言而不失其言者言之妙也倒文而不失其文者文之妙也文有倒語之法知者罕矣

春秋曰吳子謁伐楚門于巢卒

公羊傳曰門于巢卒者何入巢之門而卒

集也

何休曰吳子欲伐楚過巢不假塗卒暴入巢門門者以為欲犯巢而射殺之故與巢

得殺之若吳子為自死文所以彊守禦也

然夫子先言門後言于巢者於文雖倒而寓意深矣

仲山甫誠歸于謝詩曰謝于誠歸隱盜所得器

尤氏傳曰盜所隱器

於義皆不害

春秋曰隕石于宋五六鷁退飛過宋都

論語曰迅雷風烈必變

此又一正一反法

楚辭曰吉日兮辰良蕙穀蒸兮蘭藉奠桂酒

兮椒漿

韓退之羅池廟碑銘曰春與猿吟兮秋鶴與

飛

蓋相錯成文則語勢矯捷耳

書禹貢曰厥篚玄纈編

又曰雲土夢作乂

用纈字不在玄上土字不在夢下亦一倒

法也司馬遷作夏本紀改曰雲夢土作又

烏足與知此

詩七月曰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

月蟋蟀入我床下

羅大經曰張文潛云詩三百篇雖云婦人

女子小夫賤隸所為要之非深於文章者

不能作七月以下皆不道破至十月方言

蟋蟀非深於文章者能為之耶然是詩乃

周公作其超妙宜矣

一貫 玉露

莊子曰砉然騞然奏刀騞然

林希逸云砉然騞然騞然皆其用刀之聲却以奏刀兩字安在中間文法也如七月詩以蟋蟀字安在中間文法也如七月莊子曰以國量乎澤若蕉林希逸云本是若澤蕉却倒一字曰澤若蕉此是作文奇處雲澤也夢亦澤也雲夢昔皆為水今有土可耕不曰雲夢土作又而曰雲土夢作又玄亦織縞亦織不曰玄

縞織而曰玄織縞此文法也

羅大經云文章有反言之者

左氏傳曰室於怒市於色

魯南豐曰室於議塗於歎

杜詩曰又拚野鶴如雙鬢

若正言之當云雙鬢如野鶴也

又曰黃鵠高於五尺童化為白鳧似老翁

若正言之當云五尺童時似黃鵠化為老

翁似白鳧

又曰紅豆啄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

皆如此類

陳止齋云造語有三

一貴圓轉周旋

二貴過度精密

三貴精奇警拔

凡造語警拔則當於下字上著工夫蓋下
大字既工則語句自然警拔矣

造語十四法

正語

書曰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

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

春秋曰六鷁退飛過宋都隕石于宋五

此皆正其事而順語之也

反語

衆非元右何載

論語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又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此皆反其意而道之使之悠然致思焉

拗語

莊子曰樂出虛蒸成菌

楚詞曰吉日兮辰良

不曰虛出樂不曰吉日兮辰良倒一字

句法便捷十倍此作語之良法也

婉語

論語曰陽貨言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子曰

吾將仕矣

此語直而意婉也

春秋曰天王狩于河陽

此語婉而意直也

九造語皆當自然如此則好有意為之

非也

隱語

論語曰割雞焉用牛刀

又曰有美玉於斯求善價而沽諸

孟子曰城門之軌兩馬之力

小雅鶴鳴古樂府藁砧全篇隱語老莊
充多

疊語

書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擾而
毅直而温簡而廉剛而寒彊而義

老子曰長短相形

孫武子曰利而誘之乱而取之

語雖疊而詞意句句別無重此其妙也

聯語

書曰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

昭明協和萬邦

大學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

檀弓曰人喜則斯陶陶斯味味斯猶

變語

書曰日中星鳥

又曰宵中星虛

又曰正月上日

又曰月正元日

又曰正月朔旦

省語

書曰至于南嶽如初禮

儀禮曰其他如加皮弁之儀

歇後語

論語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

又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此皆不說破正意歇後所當語而使人

言自思之

問禽語

詩曰鷄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鷄則鳴蒼蠅

之聲

論語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

孟子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

公羊穀梁尤極其法

對語

書曰威侮五行怠棄三正

此正對也

又曰羲和仲叔

四節長對也

又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

此對語不對意也

又曰衆非元后何載右非衆罔與守邦

此對意不對語也

又曰天叙有典天秩有禮間以五禮有庸

哉五服五章哉

又曰佑賢輔德間以邦乃其昌

散文用對語必以散語間之

詩曰發彼小豨殄此大兕一文則一貫

又曰誨爾諄諄聽我藐藐

又曰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

意相屬而對偶者

書曰威侮五行怠棄三正

又曰佐賢輔德顯忠遂良

事相類而對偶者

此皆混然而成者初非有意婉配凡文之對偶者如此則工矣

四六之工在剪裁若全句對全句亦何

以見工四六談塵

四六以經語對經語以史語對史語以

詩語對詩語方是妥帖四六談塵一貫

實語

書及易彖辭用助語極少儀禮春秋皆然

此實語也

謙按書易經文無也字今欲効之其可乎

凡碑碣傳記等文不可多用助語字序論

辯說等文須用助語字

助語

檀弓曰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

一句纍三之字

詩大序曰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

一句纍四之字

論語曰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學時習說四字是實而之不亦乎五字

是助語

孟子曰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四字是實八字是助語

莊子尤多蓋當用則不嫌多也

字法

朱子曰橫渠云發明道理惟命字難要之做文字下字實是難不知聖人說出來底也只是這

幾字如何鋪排得恁地安穩

性理

朱子曰作文自有穩字古之能文者總用便用

著一貫

朱子曰文字奇而穩方好不奇而穩只是闡

性理

朱子曰石林掌云今世安得文章只有個減字

換字法爾如言湖列必須去列字只稱湖是減字法也不然則稱雪上此換字法也

性理

未用字

要健字撐拄要活字斡旋如紅入桃花嫩

青啟柳葉新弟子貧原憲諸生老伏廈

入與啟字貧與老字乃撐拄也

如生理何顏面憂端且歲時名豈文章著

官應老病休何與且字豈與應字乃斡旋

字也

撐拄如屋之有柱斡旋如車之有軸文以句詩以字

下字三法

襲古

凡下字於平穩處宜用古人曾下

好字面須尋不經人道語用之須

的當新奇而不恠僻乃善凡下字

須令讀之若出於自然

審意

凡下字有順文之意而下之者意

當明則下重字意當暗則下輕字

諧音

如此之類變化無方

九下字有順文之聲而下之者音

當揚則下響字音當抑則下歛字

字有當避者

如龕

如淺

下如陳

如生

如不穩

如君父之諱

皆避之必須以好字樣代之方可

文以傳道古聖人不得已而為之謂欲句之難
道義之難曉必不然矣詩三百篇皆可以播管
絃薦宗廟書者二帝三王之世之文之文之古
無出於此則曰惠迪吉從逆凶又曰德日新萬
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在禮儒行夫子之文
也則曰衣冠中動作謹在易則曰乾道成男坤
道成女日月運行一寒一暑夫豈句之難道義

之難曉耶今為文而舍六經又何法哉若弟取
書之帛由靈易之明合簪者法其語而謂之古
是豈所謂之古文哉小畜文集 辨体
古人之文用古人之言也古人之言後世不能
盡識非得訓切殆不可讀如登峭險一步九嘆
既而強學焉搜摘古語撰叙今事殆如昔人所
謂大家婢學夫人舉止羞澁終不似真也今取
在當時為常語而後人視為難苦之文文則
周禮曰犬赤股而躁臊鳥皦色而沙鳴豕豕

盲眊而交睫腥焉里脊而般臂螻

詩曰游環脇驅陰鞞盜續

又曰鈎膺鏤錫鞞鞞淺懷

莊子曰乃始鬻卷僮囊而乱天下也

鬻卷不
申舒之

貌僮囊猶
捨攘也

荀子曰按角鹿墉隴種東籠而退耳

所言皆
兵摧敗

披靡之
貌也

商盤告民民何以曉然在當時用民間之通語
非若後世待訓詁而後明

顛木之有由蘖

使晉衛間人讀之則蘖知為餘也

不能昏匡以生

使東齊間人讀則昏知為皆也

欽念以忱

使燕岱間人讀之則忱知為誠也

由此考之當時豈不然乎

詩文待訓明者亦本風土所宜

王室如燬

齊人為燬

使齊人讀之則燬為常語

六日不簷

楚人為簷

使楚人讀之則簷為常語

夫文有病辭有疑辭

病辭者讀其辭則病究其意則安

曲禮曰猩猩能言不離禽獸

繫辭傳曰潤之以風雨

蓋禽字於猩猩為病潤字於風為病也

說者曰凡可擒者皆謂之禽大宗伯以

禽作六摯而羔在其中凡物氣和則潤

生言潤則風之和可知矣

疑辭者讀其辭則疑究其意則斷

何彼穠矣曰平王之孫
檀弓曰容居魯人也

蓋平王疑為東遷之平王魯人疑為魯
國之人也

毛傳云平正也指文王言能正天下之
王也鄭氏云魯鈍也凡觀此文可不深

曲考

古語曰靨子在頰則好在顙則醜言有宜也自
晉以降操觚含毫之士喜學經語者多矣

孫盛著史書曰某年春帝正月

謂盛作魏晉陽秋也且春秋春王正月示

魯侯用周天子正朔曹馬躬有天下不當

書帝正

謝惠連雪賦曰雪之時義遠矣哉

又安易卦義深者以此語贊之大抵文士雪

月之詠非所當也此蓋不知靨子在顙之

為醜也

文出於已作之固難語借於古用亦不易觀歷

代雕蟲小技之士借古語以成篇章者紛紛藉藉試陳一二以鑒後來

張茂先勵志詩曰德輶如羽

又曰熠熠霄流

雖變二字以協音韻而不知詩人言行有緩飛之意言毛有輕之喻

應吉甫華林集詩曰文武之道厥猷未墜

既言之道復綴厥猷此所謂屋下架屋者

歟

陸倕石闕銘曰惟王建國正位辨方遂令辨

方後於正位

此所謂轉衣為裳者歟

下字之法

檀弓曰進使者問故

而夫子之所以問使者使者之所以答未子一進字足矣豐不餘一言約不失一辭於此可見

尤氏傳曰以三軍軍其前

欲見下軍字有陳列之意則當用其字為有力

公羊傳曰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夫一精欲見下門字有守禦之意則當用焉者字為有力

吳鎡云如治天下審所尚論孰為利孰不為利孰為害孰不為害何不云孰為利孰為不利孰為害孰為不害以此推之可知用字法

福堂李先生曰前輩用字皆與題稱

顏扶齊晉比子議論便見奮發意

晉祖逖奇節論便見復雠意

劉焯堯舜性仁賦云內積安行之德改陽公謂積近於學非本題意改為蘊字九下字之工拙於此可見

林希元曰楊雄解嘲揚子曰范睢魏之亡命也此下即范蔡等之遇時以荅客難連用五個也字相次而下若貫珠然

樓昉曰解嘲此處前用五個也字後以故字一

轉又用四個矣字文法也

謝云孟子說歸揚歸墨韓文公原道變歸字爲入蓋文公去陳言自撰新語只是把古人文章變化

羅大經曰韓柳猶用奇重字改蘓唯用平常輕虛字而妙麗古雅自不可及

鶴林玉露

朱子曰今人作文好用難字如讀漢書便去收拾三兩箇字曾南豐尚解使一二字歐蘓全不使一難字而文字如此好

辨体

朱子曰改公文章及三蘓文好處只是平易說

道理初不曾使差異底字換却那尋常底字

性理

朱子曰蘓子由有一段論人做文章自有合用底字只是下不着又如鄭齊叔云做文字自有穩底字只是人思量不着

性理

范文正公作嚴先生祠堂記李泰伯在坐間曰先生之德不如以風字代德字公欣然改之蓋太伯因記中有貪夫廉懦夫立六字遂思聞伯夷柳下惠之風一段因得一字也

李密陳情表曰少事偽朝鄒守益曰密本蜀人
先主帝室之胄紹漢正統名正言順非曹操漢
賊之比密又在孝子順孫之列國亡歸晉尤當
不忘舊君何忍自稱蜀為偽朝乎予每讀此每
為之不滿惜哉又曰文意哀切老練而不見錄
于大方家者以偽朝一言之失也畧此而覩孝
心生矣

文有助辭猶禮之有儼樂之有相也禮無儼則

不行樂無相則不諧文無助則不順

唐有杜温夫者為文

不識助辭疑之之辭如耶乎之類決之之辭如
耳矣之類皆一用之柳宗元所以深言其病可
不知哉

檀弓曰勿之有悔焉耳矣

又曰我吊也歟哉

孟子曰寡人盡心焉耳矣

左傳曰獨吾君也乎哉

允此一句而三字連助不嫌其多也

左傳曰其有以知之矣

又曰其無乃是也乎

又此二者六字成句而四字為助亦不嫌其
多也

檀弓曰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其多也

三之字不能去其一

樂記曰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又凡此不嫌用之字為多

禮記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

凡不嫌用矣字為多

檀弓曰美哉輪焉

論語曰富哉言乎

而凡此四字成句而助辭半之不如是文不

健也

司馬長卿封禪文曰遐哉邈乎此雖知助

辭而遐邈同義又失矣

左傳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

太公乎國未可量也

此文每句終用助字讀之無齟齬艱辛之

態

散文助辭上有韻協者

禮記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風山始於東此則用焉辭而職極服則為協

詩詞用助辭多韻協在其上若

也辭也何其處也必有與也處與為韻

而辭也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著素為韻

矣辭也陟彼砠矣我馬瘠矣砠瘠為韻

忌辭 柳磬控忌抑縱送忌控送為韻

兮辭 其實七兮迨其吉兮七吉為韻

之辭 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順問為韻

且辭 椒聊且遠條且聊條為韻

止辭 既曰庸止曷又從止庸從為韻止即

用只為辭離騷有大招用只辭蓋法乎此

羅大經曰詩用助語字貴妥帖

杜少陵云古人稱逝矣吾道卜終焉

又云去矣英雄事苦哉割據心

山谷云且然聊聒耳得也自知之

韓子蒼云曲檻以南青嶂合高堂其上白雲

深

王才臣云並舍者誰清可喜各家之竹翠相

交

曾幼度云不可以風霜後葉何傷於月雨餘

雲

其言

其言

文化庫

